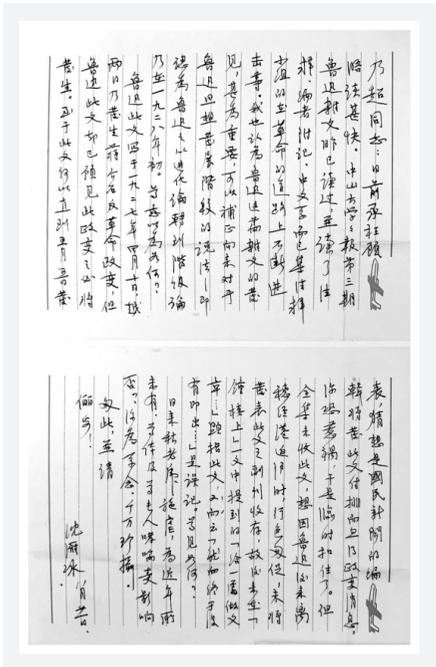


“美人”也有“瘦金体”

——茅盾致冯乃超



作家孔海珠女士聊起茅盾先生书法,承她信任,给我欣赏了多封当年茅盾姨夫给她的书信,都是毛笔小楷,神完气足,令人捧在手里就觉得大放光芒的那种。我们还聊起许多关于茅盾挥毫的故事,譬如茅盾给人写字,多喜欢写自己的诗作,他认为随意抄录一段别人的诗句送人是不动脑子,也是不恭敬的;还有他写字的用墨很讲究,都是清代的贡品墨,写出的字乌黑发亮,十分精神……

我读过许多相关文章,在谈到茅盾书法时,几乎都认为他是取自于宋徽宗的“瘦金体”,用笔细劲,结体疏朗,对此差点也让我深信不疑。后来有一次我随意读到了一本《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时,却恍然获知原来并非如此。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施蛰存给茅盾的一封信中,说:“近见《新文学史料》封面题字,乃先生手笔,大有瘦金笔意,想近年临池有得。先生墨迹,散佚已不存一纸,意欲乞先生为书一小条幅,最好写唐人朋友一首,因年来晚正在撰《唐诗串讲》,将来可作插图用也,或有现成写件,便乞赐一纸,不劳更书,祈不吝耳。”

施蛰存和茅盾俩人都是半个世纪前的老友,交情匪浅。且施蛰存精于金石碑版的研究,鉴赏力极高。他一眼也看出了茅公书法里的“瘦金笔意”,颇为欢喜,故亦乞一小条幅。时已八十三岁高龄的茅盾先生,对老友的请求自然不会拒绝,但在二月二十二日回信中心似乎否定了自己所所谓的“瘦金体”笔意:“我的字不成什么体,瘦金看过,未学,少年时曾临董美人碑,后来乱写。近来写书名、刊名者甚多,推托不掉,大胆书写,都不名一格……”

一直探寻的问题却在不经意时找到了答案,原来茅盾书法取自于《董美人墓志》。“董碑”是隋代楷书中的精妙之作,其书布局缜密严谨,笔法精劲含蓄,秀逸疏朗,典雅婉丽。当然,文人学书,不求甚解,取其大略也是常态。茅盾之书从中汲取了其华美坚挺的终致,果然给人一种清朗爽劲之感。然而,以施蛰存先生对金石书法的“火眼”,居然也“看走了眼”,可见茅盾的“董美人”,确实也不乏有“瘦金体”,这差不多已成多人的“共识”。那天我花了大半个通

宵,一口气读完了茅盾先生与朋友的通信集,非常有趣的是,我发现这些朋友在与茅公的鱼雁往还中,在问候、请益、探讨之余,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一个请求,以获得茅公的一幅墨宝为幸。其中不乏像巴金、荒芜、姚雪垠、周而复、戈宝权、赵清阁这样的大名家,由此可见,茅盾的书法确实人人爱,具有难以抵挡的魅力。

如上的这封茅盾致冯乃超的书信,虽为硬笔所书,然书风一如他的毛笔书法,干净利落,秀骨神清。

乃超同志:

日前承枉顾,晤谈甚快。中山大学学报第三期鲁迅杂文昨已读过,并读了注释、编者附记,中文系而已集注释小组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进击等。我也认为鲁迅这篇杂文的发现,甚为重要,可以补正向来对于鲁迅思想发展阶段的说法——即认为鲁迅之从进化论转到阶级论乃在一九二八年初。尊意以为如何?

鲁迅此文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越两日乃发生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但鲁迅此文却已预见此政变之必将发生。至于此文何以直到五月五日发表,猜想是国民新闻的编辑将发此文付排而忽得政变消息,深恐惹祸,于是临时扣住了。但全集未收此文,想因鲁迅后来离穗经港返沪时,行色匆促,未将发表此文之副刊收存,故后来“在钟楼上”一文中提到的“给一处做文章……”显指此文,又而云:“然而终于没有印出……”是误记。尊见如何?

日来秋老虎肆虐,为近年所未有,尊体及尊夫人哮喘受影响否?深为系念,千万珍摄。

勿此,并请备安!

沈雁冰 八月廿一日

冯乃超是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也是当年的左联创办者之一,与鲁迅先生有过交接。他虽比茅盾小五岁,但仍属同辈人,茅盾此信最后还关切地询问其夫人的哮喘病情,可见他们之间非常熟稔。

此信写于一九七五年,关于讨论新发现鲁迅一篇杂文的诸多问题。这篇新发现的鲁迅杂文应该就是《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刊发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新闻》副刊,文章说北伐期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其后一天,北伐军又攻克了南京,然而在全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时,鲁迅却另开一笔,撰文专谈了革命尚未成功,还没必要过于陶醉,显示了他特有的冷静和清醒。

这篇杂文鲁迅生前并未收入任何专集,所以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两种《鲁迅全集》,皆失收此篇,故应属鲁迅的一篇佚文。从一九七五年开始,可能是为了赶在鲁迅先生百年诞辰而准备出版新的《鲁迅全集》,全国以高校为主分别成立了“鲁迅著作注释小组”,较大规模地对鲁迅著作进行注释、钩沉等研究工作,信中所提的“中文系而已集注释小组”,就是指中山大学中文系所成立的针对鲁迅《而已集》所有问题进行研究的注释小组。而冯乃超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广东中山大学副校长,而后又任中大党委第一书记,虽然他于一九七五年四月离任(时已七十四岁高龄),回京任北京图书馆顾问,但对于中大学报上关于鲁迅研究还是非常关注,所以看到了一篇新发现鲁迅的佚文,就拿来给茅公欣赏并探讨起来了。

茅盾与冯乃超当年都是鲁迅先生的晚辈,也都与鲁迅先生有交往,当然茅盾走得近,交往更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鲁迅时,这些当年与鲁迅先生亲历交往的老人都还健在,因此在鲁迅研究这一领域,遇有什么新发现,旧疑问,都可与之请益或探讨。这封信就是茅盾刊登对鲁迅这篇佚文的写作背景和为什么迟了二十多天才刊登的原因,以及为什么鲁迅未将其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作了一些推测与考证,它具有的史料价值。待一九八一年版的《鲁迅全集》出版,此篇鲁迅的重要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毫无疑问地被收入在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中。

“学艺不能只为进展!”

这是我几个月前在朋友圈晒学生印蛻时的附言。我年轻时也曾无知无畏,有展必投,旨在以投促练,通过每次投展对自身的创作进行一次总结,以此提高自身的艺术创作能力,但至于入展与否则顺其自然。

我认为,入展与否一凭评委喜好与眼光,二须洞察趋势,三靠自身运气,最后才是比拼实力。

早在1990年全国第三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获奖作者座谈会上,我就曾见到一位得奖作者为此提出个人观点,认为投展本不应该迎合评委的口味,但为了能入展他只得无奈放弃“自我”而去迎合,那不是自己真正的艺术创作,而是为了评委在制作,其实内心很矛盾很痛苦。我记得当时徐正廉、朱培尔、李刚田等获奖作者也都在这场(有合影)。当时的中青展,有想法的还有可能入展甚至能得奖,但当停办以后一切都变了……

现在入展作品紧贴流行,“借鉴”流行者多,迎合评委喜好者多,简单“借鉴”传统者多,真正能有个性者却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泛滥固然有诸多外在的因素,如评委偏好因素、当今艺术教育导向、师承影响、入展冲刺班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投展者自身的内在因素。中国书协副主席潘善助先生在网络链接《潘善助访谈》中曾言:“当代书法发展迅速,但功利、浮躁的现象时有可见。或为人展、获奖,不考虑自己的个性和兴趣,盲目跟风;或为出名不择手段,过分包装吹嘘。也许,这样做能得到一点实惠,但绝对是小实惠,是眼光不远的表现,终难成就大事业。”

因此,纵然许多评委向“借鉴”传统(流派)与流行的作品倾斜;纵然评委的水平、眼光、情绪、喜好使评展结果不尽人意;纵然……

所有的纵然,也决不能成为你我为增加了选机率以及入展后所能得到的小实惠而无奈放弃或不敢表达个性的借口。虽然当下是以入展得奖论成功的时代,但我们学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入展,如果带着功利心进行艺术创作,一味迎合他人,放弃个人艺术情感的表达,实乃可悲之举。

我们提倡继承传统艺术,但继承传统不意味着否定有个性与创新。作为投展者自身要有自信,有个性的创新之作遭落选,那不是我们的错,是评委眼太高;而若为了能入展而丢弃个性,这便是投展者无胆无知!没有个性的作品就算入了展,那也决不是真正的艺术,没有个性的艺术99.9%必将被历史遗忘与淘汰。

我在此申明一下,上述所谈论的艺术个性是以坚实的传统功底为基础的,而非没有扎实传统功底任意而为的个性。此外,我只就现象而论,不针对任何个人,对评委并无不敬之意,在此恳请莫自行对号入座。

目前这现象是否需要改变?是否会变?怎么改变?我充其量只是个资深的手法篆刻爱好者而已,也自知水平、理念、眼光有限,这些问题不是我能在此胡乱议论的。

作为个体唯有从自己做起,不为入展所困、名利所累,保持学艺初心,我相信一切必会有所改变。我曾在朋友圈晒过一段杂言:“艺术,我就是我,只对自己负责。”我自学艺以来,我还从未曾有过为了入展而迎合评委个性的经历;我平时之言行也被同道认为很偏激,但不管别人如何看我,我还是始终如一。

我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人去投展,也希望随着社会的发展,入展得奖将不再是衡量艺术水平的唯一标准,我们也无需再为入展而去迎合他人,更祈盼将来我们的评委们更多发掘提携有个性的,让有个性的投展者看到些希望,从而促进有个性的作品越来越多……

上述“夏”聊如有不妥与得罪之处,欢迎板砖来轰。



篆刻:西冷印社外人
作者:夏宇

夏宇

夏聊投展与个性

“上海农商银行杯”上海市第四届楷书作品展征稿启事

- 一、主办单位**
主办: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承办: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楷书专业委员会、上海农商银行
协办:上海沛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二、参加对象**
凡年满十八周岁,且有上海户籍的本地市民或持有上海居住证的外省市人员都可以投稿(附上海居民身份证、上海市居住证复印件)。
- 三、征稿时间**
自本启事公布之日起征稿,至2021年8月10日截稿,以当地邮戳为准。
- 四、征稿内容**
1.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讴歌党的辉煌历程,围绕改革开放、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名诗、名句、名文。以及古今健康向上的诗词、名言名句,提倡自作励志诗篇。
2.反映“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上海城市变迁、百姓美好生活主题的诗词文赋。
3.体现上海农商银行企业文化的相关内容。
- 五、作品要求**
1.投稿作品仅限楷书,其他书体作品一律不参评。
2.投稿作品请投寄作品原件,尺寸为6尺整张(高180cm,宽96cm)以内,一律为竖式。小字类(单字直径一般在2cm以内)作品尺寸为4尺整张(高138cm,宽69cm)以内,一律为竖式。手卷作品尺寸为高35cm以内,长度248cm以内。册页作品成品尺寸每页高宽不超过40cm,正文为5—12开(10—24页)。手卷、册页作品入展数量一般不超过入展总数的百分之六。所有作品请勿装裱(册页除外)。不符合尺寸要求者不予评选。
3.请在作品背面右下方用铅笔楷书写上姓名、联系电话;填写投稿登记表,详细填写姓名、性别、所属区书协、联系电话、通讯地址,是否退稿、作品名称、作品尺寸、作品释文等。
4.每位作者限投作品一件。
- 六、入展作者待遇**
1.本次展览将评出入展作品120件,其中优秀作品20件。
2.给予优秀作品作者奖金3000元(税前),作品由承办单位收藏,不再退还本人。
3.优秀作品作者,如非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则由另行组织面试。凡面试合格者可以作为入会条件一次。
4.本次展览将编印《上海市第四届楷书作品展作品集》,入展作者将赠送一本作品集,获优秀奖者将颁发获奖证书。
5.在优秀奖、入展作者中择优录取若干名,参加由楷书委员会举办的一年期楷书创作研修班。
- 七、收稿(汇款)地址**
收件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叶家宅路83号403室
妙墨书法
收件人:李老师
收件电话:
021-53833335
13816579224
- 八、详见上海书协官方微信、网站**

讣告

△2021年7月3日晚,著名书画篆刻家顾振乐先生辞世,享年106岁。

顾振乐,字心某,号乐斋,1915年6月生于上海嘉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冷印社社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高校书法教育研究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中华书法篆刻大典》编委;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书画展及在专业报刊发表,并被多家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曾两度扶桑举行书画展,出版有《顾振乐书画集》《顾振乐画集》等。

施鹤平

舍得

刻字创作手记



“有舍方有其得”谓之佛家“舍得法”。以此论艺,皆然。这一舍一得,则为禅意中的处世之道。成功则是“舍后之得”的犒赏;大舍大得,乃智者豁达气度。古往今来,凡成大成者,无不深谙“舍得”之道。

偶得数块柏木角料,择两块可刻性的成品料,置案前,经反复摆放后,其造形有平衡感。于是将“舍得”二字配篆,应物随形,渡稿上木。隔数日后,观之,稍加调整其布局,执善从之,刻之。“舍”字,依形而刻,手起刀落,数个回合后,渐显“舍”字雏形,上宽下窄,在满刻中勿忘左下留木,颇见其灵动。“得”字,上部阳刻、下部阴刻,融合阴阳刻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使“得”字若隐若现,也寓意“得”之艰难和不易。接着用并不鲜亮的紫灰色着色并伴有渐变,丰富其作品色彩的层次。装框后,审视其效果:在两个不可分割的板块中分别产生了面积大小的对比;正梯形和倒梯形的对角呼应;阳刻处和留木处的互补。看似“一分为二”,实为“合二为一”。综合整体刻字作品:少字、简约、统一,并涌动其精神内质。

●王德彦

海派书家捭谭(五十二)——马叙伦

马叙伦在《石屋续沈》中有“王福厂尹默书优劣”一文,云:“上海有《活报》者,谓‘王福厂篆隶等描花,沈尹默富商撑腰骨’。又谓:‘福厂书平铺直叙,一无足观。尹默书王字底子尚不算差,但其笔趣则缺然,不足名大家。’此论尚非过于诋毁,沈尹默不可与福厂并论。尹默书工夫不差,相当知笔法,惟以深于临摹。人而不出,故隶变不足,然不匠气,究非今日其他书家可望其肩背也。近时如慈溪钱太希,永嘉马公愚皆有王字底子,但一望而为匠人书,皆无笔法可得也。后人作王字,皆失之俗,失之薄,失者多矣,薄者如董香台、王梦楼皆是也。然流犹可医,俗不可治也。此四人者,福厂余父执,余尝观其作篆书楹帖,亦不空肘腕,是真描花也。尹默未必展览其书一次,收入巨万,谓之‘富商撑腰’亦不诬。”这段话评对王福厂、沈尹默、马公愚皆提出批评,可见马叙伦论书之苛刻,几乎近于宋人米元章了。马叙伦对于古人的书法也同样苛刻。论宋人书,马叙伦云:“米虎儿亲承海岳之传,于海岳书若具体矣,海岳直欲凌唐人晋,而虎儿局促唐人轶下,仍是宋人面目。”评赵松雪云:“陈陶媚无所有。”评董昌云:“若大家婢女,鬻影钗光,亦是美人风度,然不堪与深闺少女并肩。”那么他的书法怎么样呢?他的一首论书绝句,似乎可以当做其书学经验的总结:“北碑南帖莫偏称,拙媚相经品自超。一语尔曹须谨记,书

如称(虎成猫)。”

马叙伦幼年读书时就喜欢书法,曾被老师称为第一。早年对唐楷造诣极深,专攻欧、褚两家。直至晚年,其书作都带有欧书劲挺,褚书飘逸的影子。马叙伦不甘困于欧褚二家,于是探究唐楷的来龙去脉,欲解其变以取法乎上。后随着学识阅历的增长,他又转从《龙藏寺碑》,此碑上承北朝诸刻之遗风余绪,下启初唐各家门风。马叙伦由《龙藏寺碑》入手,上法北碑,并在用笔的方挺、结体的舒展上颇有受益,使其行楷略具北碑面目。其书风筋骨刚劲,气韵清润,气势畅达。沈尹默先生曾称赞其书法“恣情水墨,超逸绳墨,但求尽意”。他谈起书学经历自言:“自幼好书,垂老得法”,对自己终能摆脱唐人的书影颇为自得。

马叙伦曾任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校长,“劳大”是国民政府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成立于1927年,1932年停办。马叙伦还曾任清华、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为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藏书家,以研究文字训诂及诸子之学名世,著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六书解例》《石鼓文义》《石屋余沈》《列子伪书考》《庄子文义》等。

马叙伦(1885—1970),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字骥初,更字爽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1901年养正书塾改为杭州府中学堂,校方已内定派其毕业

后赴日本留学。马叙伦已决定赴日本学陆军,以便学成后干革命。可是就在毕业前两个月,学校里发生一次学潮,把马叙伦卷了进去。马叙伦因带头闹事,被开除出校,赴日留学的计划也落空了。为了生活,马叙伦跑到上海从事报刊编辑工作。那时,上海是维新和革命两种思潮集中角逐的场所,各种刊物蓬勃兴起。他身临其境,感到耳目一新。他先后帮蒋观云编辑《选报》,帮赵祖德办《新世纪学报》,任主编。后来,他又和黄晦闻办《国粹学报》,邀章太炎、柳亚子、陈佩忍、刘师培等人写文章。这个刊物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想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寻找反清、反帝的武器。抗日战争时期,隐居上海,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46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号召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10万人,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马叙伦被推举为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代表,在南京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下关惨案”是发生在南京,但缘出于上海。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蓄意挑起内战,出于对国内烽烟再起以致民不聊生的忧虑,“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当即决定于6月23日在上海闸北的北站举行上海各界人民要求和和平、反对内战的大会,并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的和平代表赴南京请愿。国民党官员对请愿者的态度则是十分抵触。从获悉上海各界人民团体准备派和平代表赴京请愿

后,设法从中进行阻止和破坏。当请愿团代表们下关车站下车后,便被雇佣人员团团围住。从最初的僵持到出手殴打,雷浩翔胸部被暴徒的皮鞭踢伤,口吐鲜血,眼睛被玻璃扎破;马叙伦的头部、胸部均被打伤……学生代表陈震中伤势最重,当场被打得昏迷不醒;《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被打得吐血、腰部、胸部和头部均被打伤;《大公报》办事处主任高集、《益世报》记者徐斌均遭殴打;民盟派去车站欢迎代表的叶笃义也被打成重伤。“下关惨案”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夫妇和董必武闻讯于深夜三点赶到医院慰问。毛泽东、朱德从延安给马叙伦等发来慰问电,表示“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而奋斗”。

马叙伦由于参与社会活动,与书则“抱不临之旨”,偶事临摹,浅尝辄止。尽管马叙伦特别重视笔法的研究,但忽略了北碑楷书和刀刻之间的差异性,认为“魏碑刀法即当时笔法”,“书法原从契法传”。其实,大多数北碑的坎坷并非完全能够反映书写笔迹的特征,甚至有未经书丹而直接凿刻的,因此,北碑的刀法不可能等同与笔法。马叙伦对于北碑笔法的这种认识,束缚了其笔法的灵活性,结果其大字对于北碑用笔的沉着浑厚、结体的大方率意,即雄俊伟茂、刚劲古朴的精神实质未能很好的把握。可见学书之路言易行难。